

语言与民族意识

——基里尔、梅福季的活动与斯拉夫语和斯拉夫民族意识

惠秀梅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语言是民族意识的体现。在基里尔和梅福季的努力下, 罗马教会同意使用斯拉夫语举行祈祷仪式、书写圣书。这表明, 斯拉夫语被提高到了宗教的地位, 这为斯拉夫语和斯拉夫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斯拉夫语的形成和巩固促进了斯拉夫民族思想的形成, 语言平等的思想促进了斯拉夫人民族意识的形成。基里尔和梅福季为传播斯拉夫语言文字和文化所做的一切, 为整个斯拉夫语言文字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基里尔; 梅福季; 斯拉夫语; 语言; 民族意识

中图分类号: H021

文献标识码: A

1755年, 罗蒙诺索夫的《俄罗斯语法》(«Росси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问世, 作者对语言的本质、“语言与思维的论述标志着俄罗斯语言哲学的诞生”(Н.И. Безлепкин 2002: 15)。正如Н. Безлепкин所言, 从对只有拉丁语、希腊语和犹太语适于作为祈祷语言的批判到19—20世纪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语言哲学思想的形成, 俄罗斯语言哲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Н.И. Безлепкин 2002: 5)。罗蒙诺索夫对语言的本质、语言与思维的思考成为俄罗斯语言哲学的起点, 但是在他之前, 在俄罗斯已经有了语言哲学思想的萌芽。对罗蒙诺索夫之前的俄罗斯语言哲学思想进行梳理, 有助于全面、深入理解俄罗斯语言哲学。本文属于“罗蒙诺索夫之前的俄罗斯语言哲学思想”系列研究之一。

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兴衰与它的语言和文字密切相关。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可以追溯到9世纪时古斯拉夫民族的语言和文化。9世纪时基里尔(Кирилл, 原名康斯坦丁(Константин), 基里尔为教名)所创造的基里尔字母以及他和哥哥梅福季(Мефодий)对斯拉夫文字的推广, 对于斯拉夫民族意识的形成和斯拉夫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基里尔、梅福季及其学生传播和普及斯拉夫文字和文化的活动[本文的第1和第2个问题], 我们主要依据的是В.А. Истрин[1988: 7—50]的研究。)

1 基里尔和梅福季对斯拉夫文字和文化的推广

862年, 摩拉维亚(Моравия)大公拉斯季斯拉夫(Ростислав)的使臣来到拜占庭帝国, 对拜占庭的皇帝说, 摩拉维亚的人民已经放弃了多神教, 接受了基督教, 但是他们不懂拉丁语, 因此请求拜占庭皇帝派遣懂他们语言的人去摩拉维亚, 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传经布道。

当时, 东部基督教教会和拜占庭帝国支持接受基督教的民族创立他们自己的文字, 把圣书翻译成他们的民族语言, 用他们的民族语言代替希腊语来祈祷。这或许是摩拉维亚大公派

使臣求助于拜占庭的原因。而且，拜占庭也早就努力要将自己的影响扩大到西斯拉夫人那里，因为在 9 世纪中期时，东部拜占庭教会与西部罗马教会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敌对了。保加利亚与拜占庭相邻，东西教会之间的斗争在保加利亚表现得特别明显。摩拉维亚比保加利亚离拜占庭远，而且摩拉维亚是从罗马接受的基督教¹。在摩拉维亚，罗马教会的影响要稳固的多，这种影响则主要来自德国封建主的强大支持。

与拜占庭教会不同，“罗马教会对于接受基督教的其他民族的文化、语言和文字采取的是打压政策，它认为，只有三种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和犹太语才配得上书写宗教事务”（В.А. Истрин 1988: 8）。“8—11 世纪时，在德国人、英国人和罗马人的国土上，书写教会书籍、举行祈祷仪式、大多数祷告都只能使用拉丁语，民族语言极少被允许在教会领域使用，即便使用，也是发挥次要功能。”（Н.Б. Личковская, А.Е. Супрун 1991: 128）

1.1 斯拉夫文字的创立与推广

奉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Михаил）和牧首福季伊（Фотий）的派遣，基里尔和梅福季兄弟前往摩拉维亚。基里尔和梅福季生活在拜占庭的索伦城（Солунь，即现在的希腊城市 Салоники），熟知斯拉夫语，因为这里的人都说斯拉夫语（实际是古代保加利亚语的一种方言）。而且，基里尔有丰富的传教经验。

863 年夏，基里尔和梅福季抵达摩拉维亚首都韦列格勒（Велеград）。在这里，基里尔创造了斯拉夫语字母²，即基里尔字母。他们把《使徒行传》和《福音书》从希腊语翻译成斯拉夫语，并用斯拉夫语讲解福音书，斯拉夫人也开始用斯拉夫语祈祷。在拉斯季斯拉夫大公的帮助下，兄弟俩挑选了学生，教他们斯拉夫文字，教他们用斯拉夫语祈祷；教学的空闲时间则继续翻译书籍，从希腊语翻译成斯拉夫语。他们尽一切可能，立即在摩拉维亚展开了传播斯拉夫文化和文字的工作。

渐渐地，摩拉维亚人越来越习惯用自己的母语举行的祈祷仪式，用拉丁语举行祈祷仪式的教堂空了，因此，在摩拉维亚的德国天主教神职人员不仅失去了影响，而且相应的收入也没有了。所以，他们对基里尔和梅福季充满了仇视，他们污蔑基里尔和梅福季传播的是异端邪说，指责他俩用斯拉夫语祈祷、布道“破坏了许多世纪以来的神圣的教堂律法，因为上帝只选择了三种语言，只能用这三种语言向他呼告”（В.А. Истрин 1988: 29）。尤其不满的是萨尔茨堡（Зальцбург）的大主教，因为他们不仅失去了对摩拉维亚教会的控制权，也失去了数量可观的收入。

864 年 8 月，德国国王路易（Людвик）与保加利亚人结盟，攻打摩拉维亚。拉斯季斯拉夫大公无力抗争，只好同意路易提出的和平条件，拉斯季斯拉夫甚至承认自己是路易的仆从。这一事件使德国神职人员在摩拉维亚的地位得到加强，于是，他们开始清除基里尔和梅福季给他们造成的障碍，尤其是他们坚决拒绝授予他俩的学生以神职人员的头衔。这使兄弟俩陷于非常艰难的境地。基里尔是个普通的神甫，而梅福季只是个僧侣，他们没有权利委派自己的学生完成教会的事务；没有这个前提，他们的学生也不能执行祈祷仪式。

在推广斯拉夫语和斯拉夫文化的道路上，基里尔和梅福季遇到了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为了给斯拉夫语和斯拉夫语书籍争取到合法地位，兄弟俩决定去罗马寻找解决德国人制造的困难的办法。

1.2 为斯拉夫文字和书籍争取合法地位

866 年中期，基里尔和梅福季在学生的陪伴下，从摩拉维亚首都韦列格勒动身，前往罗马。关于基里尔和梅福季去罗马而不是去拜占庭寻求帮助的原因，有多种解释。伊斯特林（В.А. Истрин）的解释是，因为基里尔手里有古罗马主教克利门特（Климент）的遗骸。这是 860 年代初，他在克里米亚南岸的希腊城市赫尔松涅斯³（Херсонес）找到的。公元 1

世纪和 2 世纪之交时，克利门被罗马皇帝图拉真⁴（Траян）派到这里，根据传说，后来被异教徒在脖子上绑上锚沉入了海里。基里尔一直把克利门特的遗骸带在身边。

许多世纪以来，罗马教皇非常热心于收集、购买甚至盗窃不同圣徒的圣骨，极力想形成一个尽可能完整的圣骨收藏。古罗马教皇的圣骨尤被珍视。罗马教会在论证其对全世界的统治权时，宣布使徒彼得为第一教皇，而克利门特则被视为第三教皇，即最早的教皇之一。以如此珍贵的圣物作筹码，基里尔希望甚至确信，罗马教皇一定会作出很大的让步，直至允许用斯拉夫语举行祈祷仪式、书写圣书。

基里尔和梅福季取道威尼斯去罗马。在去威尼斯的途中，基里尔和梅福季去了 Блатноград——潘诺尼亚公国的首都。潘诺尼亚（Паннония）是个很小的公国，当时在位的大公为科策尔（Коцел）。他非常清楚，基里尔和梅福季所从事的事业对于斯拉夫民族具有巨大的意义。他不仅本人跟这兄弟俩学会了斯拉夫文字（грамота），而且还和他俩一起，把斯拉夫文字传授给了大约 50 名学生，并授予了他们神职人员的头衔。

抵达威尼斯后，基里尔与当地的神职人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说拉丁语的主教、神甫和隐修士们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基里尔，维护他们的三种语言的观点。

在威尼斯，基里尔和梅福季意外地收到了罗马教皇尼古拉（Николай）邀请他们去罗马的信函。尼古拉教皇邀请基里尔和梅福季去罗马的原因如下：第一，无疑，他听说了兄弟俩的才能，因此想把他们从拜占庭牧首福季伊那里抢过来。在此之前不久，作为对尼古拉诅咒的回应，福季伊非常郑重地宣布将其逐出教会。非常爱面子的尼古拉因此重病一场。第二，尼古拉知道，基里尔和梅福季与保加利亚大公鲍里斯（Борис）关系非常好，他想通过他们俩来巩固与保加利亚的关系。因为在尼古拉的坚决要求下，保加利亚不久前刚刚脱离拜占庭牧首的联系，承认罗马的居首位。第三，当然，罗马教皇听说基里尔找到了克利门特的遗骨，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然而，这期间尼古拉教皇猝死，阿德里安二世（Адриан II）继任教皇。阿德里安二世想用克利门特的遗骨来充实罗马的圣骨收藏，并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威望。基里尔和梅福季抵达罗马时，他不仅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而且立即同意用斯拉夫语举行祈祷仪式和保护斯拉夫语书籍。他颁布命令，将斯拉夫语书籍存放在罗马的一个教堂里，并为其举行了庄重的仪式。他还吩咐，在那几天的时间里，罗马的教堂要用斯拉夫语举行祈祷仪式。他还写信给拉斯季斯拉夫大公和科策尔大公，明确表示允许斯拉夫语书籍存在和用斯拉夫语举行祈祷仪式。

基里尔和梅福季在罗马停留了将近两年。基里尔的健康一直在恶化。869 年 2 月初，基里尔接受了苦行修士⁵ 职位，教名“基里尔”就是在这时获得的。869 年 2 月 14 日，基里尔逝世。阿德里安二世最初同意将基里尔的遗体运回家乡安葬，但与红衣主教们商议之后，他改变决定，命令将其安葬在罗马，葬在圣克利门特教堂。

1.3 基里尔死后，梅福季对斯拉夫文字和文化的推广

基里尔死后，梅福季返回摩拉维亚。途中，梅福季又去拜访科策尔大公，以便转交教皇阿德里安二世给他的信。得知兄弟俩在罗马取得的胜利，科策尔大公建议梅福季尝试请求罗马教皇授予他一个更高的教职，即便不是大主教，哪怕是主教也好。在罗马，梅福季只被授予了普通神甫的头衔，而他的主要敌人却拥有萨尔茨堡大主教的教职。罗马天主教会里，教职有着严格的等级，头衔和教职超过所有的功绩，最受重视。

于是，梅福季又返回罗马，阿德里安二世欣然同意了他的请求，授予他摩拉维亚和潘诺尼亚大主教的高级教职。影响教皇作出此决定的因素之一，是当时保加利亚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870 年，保加利亚大公鲍里斯突然断绝了与罗马的关系，重新承认拜占庭牧首居首位。

失去保加利亚后，罗马教皇千方百计地想巩固与摩拉维亚和潘诺尼亚的斯拉夫人的关系。

被授予大主教的职位之后，梅福季回到了科策尔大公那里。在科策尔大公一贯的帮助下，梅福季和他的学生一起，在布拉滕公国⁶（Благен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和摩拉维亚展开了大量的、热火朝天的推广斯拉夫语祈祷、普及斯拉夫语文字和书籍的工作。

梅福季被任命为摩拉维亚和潘诺尼亚的大主教，这引起了德国主教和高级教士们的强烈愤怒，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从斯拉夫人的土地上获得收入。他们没有公开反对教皇的决定，而是编造了一张迫害梅福季的复杂的阴谋网。他们首先想除掉梅福季的保护人，为摩拉维亚独立而斗争的战士——拉斯季斯拉夫大公。无法公开战胜他，德国国王路易和他的大主教借拉斯季斯拉夫侄子斯维亚托波尔克（Святополк）之手抓住了他，将其挖去双眼，关押在巴伐利亚一所修道院的监狱里。在那里，斯季斯拉夫很快死去。摩拉维亚被德国人统治。德国人只给了斯维亚托波尔克一个不大的附庸国，之后他们又夺回了这个附庸国，监禁了斯维亚托波尔克。

科策尔大公也无力保护梅福季。梅福季被德国人逮捕，并受到巴伐利亚主教们的审判。他们指责梅福季在早就归萨尔茨堡大主管辖的地区非法获得了教宗领导权。梅福季坚持自己的事业是正确的，并且有教皇的决定为依据，但他仍被投入了监狱，被关押了近两年半。

梅福季被审判后不久，870年年末，摩拉维亚爆发了人民起义。起义者重创德国军队，夺回了摩拉维亚首都韦列格勒。德国人又想利用斯维亚托波尔克，把他放了出来，并任命他为军队首领，镇压起义者。而斯维亚托波尔克则借机解放了摩拉维亚。874年，德国人与他签订和平条约，承认摩拉维亚独立。

这时梅福季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几年来，德国神职人员一直隐瞒着他们对梅福季的迫害。梅福季被审判两年半后，教皇阿德里安二世去世，约翰八世（Иоанн VIII）接任教皇职位。他从由摩拉维亚来的流浪僧侣拉扎尔（Лазарь）那里听说了梅福季被捕的事。约翰八世对梅福季本人及其所为之奋斗的事业并不感兴趣，他对用斯拉夫语祈祷远不同情，甚至怀有敌意。但是他不能容忍教皇任命的大主教未经教皇允许就被革职，也不能容忍普通的主教竟敢审判比他们职位高的大主教。他立即派人到摩拉维亚调查此事，并同时写信给德国国王路易及其儿子、萨尔茨堡大主，命他们释放梅福季，并恢复他大主教的权力。但是约翰八世坚决禁止用斯拉夫语举行祈祷仪式，只允许用斯拉夫语布道。

被释放后，梅福季又回到韦列格勒，重新开始履行大主教的权力。对他而言，大主教的职位只是他传播斯拉夫文字和文化的工具。虽然教皇禁止，他仍然用斯拉夫语举行祈祷仪式。梅福季还将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与摩拉维亚相邻的其他斯拉夫人那里，他为捷克大公巴利沃伊（Боривой）及其夫人柳德米拉（Людмила）、波兰 Висла 的一位大公施洗。这些大公都接受用斯拉夫语祈祷，接受斯拉夫文字和书籍；同时，他们还与摩拉维亚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反对德国征服者。

因梅福季的这一系列活动，德国神职人员又开始采取新的行动来反对他。德国人再次利用斯维亚托波尔克，使他与梅福季形成公开对立。在他们的挑唆、恐吓下，斯维亚托波尔克向罗马告密，指责梅福季传播异教端邪说，破坏天主教教堂的教规，违背教皇的命令。

梅福季被教皇召去罗马，解释此事。和他一起去的还有斯维亚托波尔克的宠臣维金（Викинг）。在罗马，梅福季不仅成功为自己辩解，而且使教皇倾向于站在他这一边。可能，梅福季使约翰八世相信，撤销教皇阿德里安二世允许摩拉维亚人用斯拉夫语举行祈祷仪式的决议，会影响教皇的威信；而禁止用斯拉夫语祈祷，则可能会使摩拉维亚人效仿保加利亚人，脱离罗马而转向拜占庭。

总之，约翰八世明白，支持梅福季是有利的。约翰八世给斯维亚托波尔克写信，命令他接待梅福季应像接待他本人的牧师一样，告诉他，罗马已经确立了梅福季大主教的特权，且永世不变。

约翰八世撤销了他以前的命令，重新允许梅福季用斯拉夫语举行祈祷仪式。当然，他也为自己和斯维亚托波尔克留出了重新考虑此决定的可能性：如果斯维亚托波尔克觉得听拉丁语日祷更合适，则他会写信让他们用拉丁语举行隆重的祈祷仪式。

因为不相信梅福季，约翰八世同时又任命维金为主教，而后者是明确反对梅福季的。维金借机伪造了一封教皇给斯维亚托波尔克的信，信的内容与教皇给梅福季的信中的内容完全相反：禁止用斯拉夫语举行祈祷仪式；所任命的摩拉维亚教会的最高主持者不是梅福季，而是维金，他被委派监督梅福季的言行。斯维亚托波尔克则相信维金的信是真的，甚至准备召开人民议会来指责梅福季造假。梅福季立即派信使请求教皇帮助解释此事。教皇的回信揭穿了维金的谎言，解救了梅福季。

多年来针对梅福季的没完没了的阴谋、告密使梅福季感到精疲力竭，极端疲惫，于是他决定回拜占庭休息一段时间。他在故乡待了近3年，884年中期又回到摩拉维亚。回到韦列格勒后，在6个月的时间里，他将整部《圣经》（除《Маккавейские книги》之外）从希腊语翻译成了斯拉夫语。885年4月19日，梅福季逝世，葬在韦列格勒。临终前，他提醒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他们还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梅福季死后，斯维亚托波尔克给了维金充分的行动自由。后者马上又向罗马告密，指责梅福季传播异端邪说，在去拜占庭时好像还和福季伊签订了秘密协议。

这时在位的教皇是斯提芬五世（Стефан V）。他又重新禁止用斯拉夫语举行祈祷仪式，撤销了梅福季任命的继承者戈拉兹德（Горазд），强烈指责梅福季传异端邪说，制造敌视。梅福季的追随者被迫害、驱逐，斯拉夫语书籍被烧毁。886年，梅福季最亲近的5个学生被逐出摩拉维亚。890年，斯提芬五世认为，有必要再一次禁止斯拉夫语书籍和用斯拉夫语举行祈祷仪式。约25年之后，即915年，教皇约翰十世（Иоанн X）再次重申了此禁令。罗马教皇一再重申此禁令，说明仍然有人在使用斯拉夫语祈祷。

斯维亚托波尔克对教会事务、对斯拉夫人共同的利益漠不关心，在他的“协助”下，德国人消灭了摩拉维亚境内的斯拉夫文化；他死后不久，摩拉维亚被德国人消灭。几乎是同时，梅福季为斯拉夫文字所奠定的基础也被排挤出波兰和捷克。

2 梅福季的学生对斯拉夫文字和文化的推广

梅福季死后，他最亲近的5个学生被摩拉维亚驱逐出境，其中3人在保加利亚住了下来。当时，统治保加利亚的大公鲍里斯-米哈伊尔（Борис-Михаил，852—889年）非常清楚，在保加利亚的独立和繁荣的斗争，独立的斯拉夫文字和文化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帮助梅福季的学生在他的国家安顿下来，并全面支持他们的活动。

西蒙（Симеон，893—927）皇帝（царь）统治期间，中世纪的保加利亚达到最强盛时期，文化取得了最高成就。他千方百计使保加利亚在文化和政治上取得自主和独立。他即位后，几乎马上（894年）就承认斯拉夫语是保加利亚教会的官方语言。两次战胜了拜占庭之后，919年，西蒙采用了 император（皇帝）的称号，组织选举了保加利亚自己独立的牧首。隐修士赫拉布尔（Храбр）的《论文字》（«Сказание о письменах»）出现在这一时期并非偶然，在该著作中作者证明，斯拉夫文字优于希腊文字。

梅福季的学生和保加利亚的作家、学者一起，在当时保加利亚文字和文化事业的繁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继续将希腊语书籍译成斯拉夫语，参与编制各种文学汇编，从事写作，

极大地促进了识字在保加利亚的广泛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梅福季学生的活动，西蒙统治期间的保加利亚文学才获得了“黄金时代”（золотой век）的称号。

10 世纪，西蒙的继承者彼得（Петр，927—969）统治期间，保加利亚文化开始衰落。11 世纪，斯拉夫文字、斯拉夫语文学和书籍事业的中心逐渐转移到基辅罗斯。

所有这一切，以及以后东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在语言和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其最主要的基础之一，仍旧是斯拉夫人的伟大导师基里尔和梅福季卓越的活动。

3 罗马教会同意/禁止在教会中使用斯拉夫语的原因

基里尔和梅福季对斯拉夫文字和文化的推广，对于斯拉夫民族具有重要的意义。罗马教会对斯拉夫语的态度，在摩拉维亚的德国主教们对基里尔和梅福季事业的阻挠、对他们本人镇压和迫害，无非都是为了维护自己宗教上的统治地位，维护自己的经济来源。

罗马教会认为，只有拉丁语、希腊语和犹太语才有资格用于教会事务。这种观点是民族不平等的意识的鲜明体现，这实际上是借助语言实现对其他民族的统治，从而维护自己的主宰地位。

基里尔和梅福季时期的几位罗马教皇或同意或禁止用斯拉夫语举行祈祷仪式和书写圣书，任命梅福季为摩拉维亚和潘诺尼亚大主教，既有他们个人的目的，也是出于政治、宗教的考虑。罗马教会和拜占庭教会之间一直存在竞争。罗马的教皇同意摩拉维亚人使用斯拉夫语祈祷，是因为担心不同意会使摩拉维亚脱离罗马教会而转向拜占庭教会；不同意使用斯拉夫语，同样是因为担心摩拉维亚人使用民族语言会破坏教堂的教规，害怕失去对它的控制。

在摩拉维亚的德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反对使用斯拉夫语，不仅是想维持他们的宗教影响，而且也想维持他们的经济收入。例如，前面提到的萨尔茨堡大主教，因为基里尔和梅福季的活动，他不仅失去了对摩拉维亚教会的控制权，也失去了数量可观的收入：整个摩拉维亚收入的十分之一、土地收获的三分之一作为税，要上缴给他们。所以，经济原因也在摩拉维亚的教堂任职的德国主教们极力反对用斯拉夫语举行祈祷仪式的一个重要因素。

罗马教会以及在摩拉维亚的德国天主教神职人员所做的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要维护他们对斯拉夫人的统治。

4 斯拉夫语与斯拉夫民族意识的体现

基里尔创立了斯拉夫字母，使斯拉夫语拥有了文字。他和哥哥梅福季努力在斯拉夫人中间传播、推广斯拉夫文字和文化，为斯拉夫民族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1 语言平等促进民族平等意识

为保护斯拉夫民族文化和文字，基里尔驳斥了“三种语言的观点”：“上帝降下的雨不是平等地落到所有人身上吗？太阳不是平等地照耀着所有人吗？我们不是平等地呼吸着相同的空气吗？你们怎么能只承认三种语言才配使用，难道其他所有民族注定就是聋子和瞎子？！”（В.А. Истрин 1988: 33）

基里尔和梅福季为斯拉夫语而斗争，不只是因为基里尔创造了斯拉夫语字母，而是因为他们清楚，“一个没有自己语言文字的民族的文化，就像在水上写字一样”（В.А. Истрин 1988: 22—23），他们意识到了斯拉夫语在斯拉夫民族精神和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斯拉夫语书面语中，他看到了斯拉夫民族在文化上的自我定义和自我肯定”（Н.Б. Личковская, А.Е. Супрун 1991: 127）。

基里尔反对三种语言的观点，他“为用斯拉夫语祈祷辩护的理由具有广泛、普遍的人类

性质。他不是说斯拉夫语例外，可以将其列入三种‘神圣的’语言之列，而是肯定了某些语言的卓越性。”（Н.Б. Личковская, А.Е. Супрун 1991: 129）这体现了基里尔关于语言在民族宗教和文化生活中具有平等权力的思想。

基里尔对“三种语言的观点”批驳说明，各民族的语言具有平等的地位，同样，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也同样具有平等地位。在基里尔和梅福季的努力下，罗马教皇同意斯拉夫人用斯拉夫语举行祈祷仪式和书写圣书，这表明罗马教会已经认同了斯拉夫语的宗教地位。

在以后的时间里，尽管有的罗马教皇禁止使用斯拉夫语举行祈祷仪式，尽管在摩拉维亚的德国天主教神职人员一再阻挠、迫害，摩拉维亚及其邻国的斯拉夫人在梅福季的带领下，仍然坚持用斯拉夫语祈祷、书写圣书，这就是民族意识的一种体现。在这个为斯拉夫语言文字和斯拉夫语书籍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过程中，斯拉夫人不断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随着斯拉夫文字和文化的推广，在基里尔和梅福季的语言平等思想的影响下，斯拉夫人的民族意识不断增强。

可以说，随着斯拉夫语提高到宗教的地位，语言平等促进了斯拉夫人的民族平等意识。

4.2 翻译和斯拉夫语书籍促进民族思想的形成

基里尔和梅福季兄弟将《圣经》、许多宗教书籍以及其他书籍从希腊语翻译成了斯拉夫语。“翻译，这就意味着思想上的警觉和体验……意味着他（翻译家——引者）要深入到他要翻译的对象中去，也就是说，丰富他自己的事件，而不仅仅是扩展他的视野。基里尔和梅福季兄弟事业的不容置疑的意义也就在于此。这是‘斯拉夫语’自身形成的过程，是它内在的基督教化和教会化，是斯拉夫语思想和词汇、斯拉夫‘逻各斯’和人民心灵本身的变革。‘斯拉夫语’正是在基督教神学学校、在希腊正教教会语言的强有力下的影响下形成和巩固的，但这不仅仅是一个语文学的过程，而且是思想的形成过程。”（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 2006: 14）

翻译促进了斯拉夫语的形成和巩固。而这些翻译过来的斯拉夫语书籍，不仅使斯拉夫人了解基督教教义和文化，了解了希腊文化，而且丰富了斯拉夫语文化。这些书籍的流传不仅是在传播和普及斯拉夫语言和文字，也是在传播斯拉夫语文化。随着斯拉夫语语言文化的传播，斯拉夫民族的思想也在逐渐形成。

4.3 语言文字维护民族的独立和统一

语言文字在维护民族独立和统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摩拉维亚与保加利亚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梅福季逝世前不久，在与德国人的交战中，斯维亚托波尔克又使德国军队遭受惨重失败，将布拉滕公国从德国人手里夺了过来。以他当时的实力，他本来能够保护摩拉维亚，甚至邻近国家的斯拉夫语和斯拉夫文化，但是他却对教会事务、对斯拉夫人共同的利益漠不关心。他的这种漠不关心帮助德国人消灭了摩拉维亚境内的斯拉夫文化，他死后不久，他的国家也被德国人消灭了。

而保加利亚则恰好相反。鲍里斯-米哈伊尔大公非常清楚，独立的斯拉夫文字和文化对于保加利亚的独立和繁荣非常重要，因此，他积极支持、促进斯拉夫语和斯拉夫文化在保加利亚的传播。西蒙皇帝则承认斯拉夫语是保加利亚教会的官方语言，千方百计使保加利亚在文化和政治上取得独立和自主。梅福季的学生和保加利亚的作家、学者一起，在当时保加利亚文字和文化事业的繁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保加利亚的大公重视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的作用，而且采取积极措施传播和推广它们，这不仅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和统一，而且使中世纪的保加利亚达到鼎盛时期，使其文

学进入“黄金时代”。

5 结束语

在基里尔和梅福季的努力下，罗马教会同意使用斯拉夫语举行祈祷仪式、书写圣书。尽管它同意使用斯拉夫语并不是出于对斯拉夫文化发展的考虑，但是它的决定表明，罗马教会已经认同了斯拉夫语的宗教地位，这为斯拉夫语和斯拉夫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基里尔和梅福季的不懈努力使斯拉夫语获得了与拉丁语、希腊语和犹太语一样的宗教地位，而且民族语言在宗教事务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思想促进了斯拉夫民族意识的形成。一个民族的语言承载着这个的文化。推广语言文字，同时也是在推广文化。基里尔和梅福季为传播斯拉夫语言文字和文化所做的一切，为以后斯拉夫语言文字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附注

1 公元 846 年，拉斯季斯拉夫继位，不久后摩拉维亚从罗马接受了基督教。(В.А. Истрин 1988: 10)

2 关于斯拉夫语字母创制的时间，存在不同观点。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 9 世纪 50 年代初，基里尔去了保加利亚 (В.А. Истрин 1988: 16)，在 Брегалница 河流域传教。在这期间，他就开始了创制斯拉夫字母和翻译书籍(译成斯拉夫语)的工作。而这比摩拉维亚使臣来到拜占庭早 7—8 年。根据 Храбр 的《Сказание о письменах》的记载，基里尔创造斯拉夫字母是在自上帝创世以来的第 6363 年。根据拜占庭的纪年法，自创世到耶稣基督降生是 5508 年，那么 6363-5508=855 年，也即基里尔在 Брегалница 河流域传教时创造了斯拉夫语字母。(В.А. Истрин 1988: 23)

也有人不同意这个时间。与拜占庭纪年法同时存在的，还有亚历山大纪年法。据此纪年法，从创世到基督降生不是 5508 年，而是 5500 年。如果《Сказание о письменах》的 Храбр 使用的是亚历山大纪年法，那么斯拉夫语字母创制的时间就不是 855 年，而是 863 年，即摩拉维亚使臣到拜占庭后不久。(В.А. Истрин 1988: 24)

保加利亚学者 К.Т. Куев 提出了 4 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基里尔创造斯拉夫语字母的时间是 863 年。详见 В.А. Истрин 1988: 24—25。

3 古城，公元前 5 世纪—前 1 世纪是古罗马城邦，自 1 世纪起为隶属于罗马的贵族共和国，自 4 世纪起隶属于拜占庭。

4 古罗马安东尼王朝皇帝 (53—117 年)。

5 苦行修士职位是东正教的最高教职，受职者必须严格禁欲。

6 公元 9 世纪的早期斯拉夫封建公国，在今匈牙利布拉滕。

参考文献

- [1] 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 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M]. 吴安迪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2] Безлепкии Н.И. Философия языка: К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лингвофилософии [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2002.
- [3] Истрин В.А. 1100 лет славянской азбуки [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8.
- [4] Личковская Н.Б., Супрун А.Е. Знания о языке 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культуре южных и западных славян [A]. Десницкая А.В. (ред.). Истори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 Позднее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C].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аука, 1991.

Language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 Kiril and Mefodiy's Contributions and Slavic Language and Slavic National Consciousness

Hui xiu-mei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is th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Great efforts made by Kiril (Кирилл) and Mefodiy (Мефодий) rendered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gree that the Slavic language can be employed in holding prayer ceremonies and writing religious books. It indicated that Slavic language is elevated in terms of religious position, which provided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lavic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formation and solidarity of the Slavic language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ideology, and language equality accelera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Slavic people as well. What Kiril and Mefodiy di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lavic language and culture.

Key words: Kiril; Mefodiy; languag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作者简介: 惠秀梅 (1969—), 女,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 俄语语言学, 语言哲学。

收稿日期: 2014-06-14

[责任编辑: 惠秀梅]